X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相传它是一座位于楚地西南方向的小城，确切点来说，是在克依山的尽头，饮马平原的东部，亦或是苗江和资水的交汇处。当然，这只是众多传说中的区区几例罢了。因为楚地的人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也从来没有一张地图标识过x城的正确方位，楚地售卖的所有地图全都包括了x城这个地名，但似乎只是作为一个象征随意乱标，而不是作为一个刻板无误的地点。初来楚地的异乡人往往会被这种诡异的现实蒙骗，可是在他们了解到这里的传统后，又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再理性不过的了。

如果你是一位楚地人，就不可能不知道x城，就像a地的人们都知道东方有个遍地黄金和香料的国度那样，楚地的人们都知道这片辽阔大地上的某处矗立着一座被誉为“永恒之城”的x城。哪怕在混乱不堪的事实面前，楚地人都有相信x城存在的理由——x城太小又太遥远。因为太小又太遥远，所以x城存在而找不到。因为x城存在却找不到，那么必定是太小而又太遥远。这样的理由看似牵强，实则合情合理。它不仅仅是代表着这一个理由本身，更是还有千万个理由充当它的佐证，好比同样纷杂的关于x地的传说。若是科学的辩证下来，一切理由相互紧紧交织在一起，便是一个唯一而且正确的定律。它们从本质上来讲只是虚无的线条，尽可以让人去驳倒，但当它画出一座城市的时候，人们在卑微的震撼下，还能有怎样的理由去质疑这不是一座城呢？部分的瑕疵丝毫不影响整体的完美。

也不是没有倔强的外乡人抗争过，那是一位楠国的年轻智者，试图举证出这种愚昧的传说是多么可笑，可是楚地人对此不屑一顾，“听说楠国的故事和传说比这的要多得多，也从来没有人揭露过内中的虚伪，我们相信x城的存在，就和你们信仰上帝一样平常。”这是智者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察到自己的故土对于自己来说是种沉重的负担，好比以偷盗欺诈而出名的实城，尽管那儿的人不全是蟊贼骗子——骗子和骗子之间的来往也需要一个相对公正的人物出面，不然生意就永远做不成。可是当实城的名声框定之后，实城的人便彻底堕落了，不光在他人眼里是这样，对于那些诚实的人本身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客观事实便是，怀疑的风潮最开始从骗子中流行起来，他们原本属于就极其谨慎的人，能从无数的细节中寻觅出自己曾用过的陷阱，所以对于过往的交易并不完全认可。交易的双方都十分不快，显然这类公正的方式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却不符合他们的习惯，长久以往，消极情绪的堆积必然会蔓延到公证人身上。这种问题一直存在，但一直没有爆发，怀疑公证人和怀疑自己是对等的情形，二者共同组建起骗子是否能舒畅活过一生的信条，这在过去缺一不可，直到现在有所变化。

骗子们虽然对三人成虎的现象也有所警惕，但终究奈不住所谓的以外界来观察自己的论调，或者这是一种矫饰的说法，退一步说，聪明的骗子们不愿承认自己会受外界主观的影响，特别是本质上带有欺骗性的事物，以骗子的职业论断，这委实是个莫大的污点。不管怎样，骗子们开始对公证人是否为一个骗术最为精湛，善为伪装的骗子进行了颇多的研究，以此来揭露他冒充公正，实则为对手袒护的勾当。

风潮很快席卷到诚实人的群体，谁也不会料想到这类极端结果的出现，诚实人也不是自愿这么做的——人们觉得他是骗子后，他的过往便迅猛地崩塌，连重新来过的时机都没有，他不得不弄假成真，以骗子的手段来维持生活。

因此，智者不仅仅需要同他人申辩，还要面向自己重复地申辩，这个自己既包含智者平日哲学思考意义上的自己，也包括了在某种意义上框定了自己并成为了自己的家乡。

一般人肯定不会为这事操心甚多，就像去评判街头两个混混的争执，在多数情况下它是毫无意义的，人们顶多将它当作是茶余闲谈的边角料。而自感受到羞辱的智者则选择扫尽强词夺理的虚假，去探求真正的智慧。

等到智者把楠国故事传说研究透彻，仔细考据，向所有的楠国人证实上帝不复存在后，立马激动地重新返回到了楚地，预备向蔑视过自己的那些人报以新的自信姿态时，智者却茫然了，他在楚地最繁华的城市中的那条最繁华的街道足足徘徊了三天，接着一句话不说，像个呆子一样沉默。

他发现已经过去了太多年月，自己认知的世间变得模糊不堪，当初听他说话的人们都已逝去，而年轻一辈的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他突然觉查到自己的年老心衰，不知生命的意义了。尽管以前没有时间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活着（活着的人很容易忘记这点）。支持自己活到现在的理由，竟是这么一个执念。当然，这份执念的前提是要足够清晰，而清晰的条件是必须处在一个清晰的过去，现如今，清晰的过去被现如今否认了。智者痛苦地无可奈何地目睹着心中景象的重演，在他着手考古工作时，曾经许多次见过了。在地下保存千年的古物依旧鲜艳如初，却在发掘出来的刹那，迅速模糊，成为一尊真正的古物。智者感到自己的心，也真正成为了一尊古物。

无人可说，自己所做的努力变成了废物。也许自己还有向年轻一代人解释的机会，让自己能够有些价值，智者这般安慰过自己，但不成，这想法连同附加生出的想法被迅速的抛弃了。因为他实在是太老，老到对年轻人也感到陌生的地步，且不说如何让年轻人接纳自己，用何种恰当的方式去说服，就连接触年轻人，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年轻人在他看来是模糊的，如同在他看来逐渐消失的执念和世界。

终归有些东西让他感到熟悉，这些东西一度是智者的敌人，不过到了今天，相恨多年的敌人也算作是故友了。简单点来说，世界上的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解得出的，一类是解不出的。身为智者，他的使命就是解决问题，可这个世界的麻烦在于有些东西无人能解。智者解不出，也可以说是暂且没解出的问题再度出现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可恶的问题害怕被智者攻略，平素满是心机地躲藏在智者的生命中。但智者的生命殆尽，它又和智者花费毕生心血解出的问题相连贯互为表里，于是隐藏不住它庞大的，曾令哲学家们畏惧颤抖的身躯，肆无忌惮地暴露出来了。智者望着他的敌人，居然从过往的仇视中得到了解脱，开心地笑了。

为了追求这种意义，他踏上了证实x城存在的道路，用他推翻过的再来证实一遍，毫无疑问，这样的工程量是巨大的。但智者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他要证实的还有自己编造的一部分，甚至比楚地人已经列举出来的要更多。人们理所应当地认为智者是楚地人了，包括楠国人，也笃信这位过去让自己国家骄傲的智者只是简单地在楠国生活过一段时间，而绝非楠国人。

楚地人敬佩这位为x城奉献出自己一生的智者，为他立了一块用白石制作的高耸的墓碑，上面洋洋洒洒刻着数千字绝美的骈文。文章由楠国一位拘迂的秀才撰写，目的是为了感谢智者不记地域之隔，帮助异邦楠国之恩。这也是他这辈子的得意之作，据他所说，之所以能妙得此番天人佳作，殆是楠国史诗故事绝于天下，汲取断章散句摹仿而出。

在总结智者生平的最后，碑文这么写到: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这是由x城衍生出的历史的一些片段，终究要消散灭亡，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真相乏善可陈。而关于永恒之城的永恒，则绵亘至今。

X城虽小，可并不妨碍它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中心。它的周围充斥着这个世界上应有的矛盾，小至集市上买卖双方的论价，大至城与城之间的战争，凡是人类矛盾的种种，都是它光辉的来源。

它的职能便是审判。

尽管没有人到过x城，可是几乎所有的楚地人都能准确描摹出x城的样貌，除了暂且不会说话的婴儿和躺在床上几近咽气的老人，那是他们无法说话的缘故。这种近乎天意的凑巧笃定了人们的猜测，而不是虚妄。这种巧合从古至今向来如此，出乎意料地这给楚地的管理者们带来了好处，当审问疑似偷渡而来的异邦人时，不需要别的证据，只要让他描述x城的样貌便可明辨他的真伪了。说不出的一律被压入大牢，剥尽财产后放逐出去。也曾有黑心的楚地人干过蛇头买卖，为了以防万一，特意将自己心中看见的x城样貌用笔记录下来，集结成册，卖给偷渡者并教他们背诵。初初是有些用处，官员们听到偷渡者结结巴巴的背诵也就不再追究责任了，他的职责并不同时包括验明嫌疑人是否结巴。可是后来，偷渡愈发猖狂后，楚地的君主下了一道命令，楚地官员将随机抽取x城的细节发问，偷渡才算是彻底断绝了。无论编书者怎么处心积虑把x城的细节讲述清楚，也总有顾不全的地方。谁也想不到楚地的官员会问什么，比方他早上醒来上完厕所审案，所问的可能就是x城第二街区的厕所长什么模样，而这一条书中没写，等到事后编写者把这条加上去，官员又可能在厕所里摔了一跤，那么他的问题就是，x城第二街区的厕所长什么模样，附:是在摔倒时扭头看到的样子。这在楚地人看来再简单不过了，只要自己模仿着在厕所里摔一跤，晚上做梦时立马就会出现在x城厕摔倒时所看到的场景。

可这叫偷渡者如何是好呢？他们背不了那么多文字，见着一本厚厚的《x城城貌及细节描述百科全书》都怕了。楚地君主干脆再下新令，把所有的边检站给撤去，取而代之的是《x城城貌及细节描述百科全书》的石刻版本立在边境线上作为威慑，同时鼓励书籍的出版，让喜欢楚地文化的人阅读，推广楚地的文化。从此楚地全都是合法移民了。

X城具体在哪人们并不清楚，可不管在哪，x城都是临海的。一条羊肠小道从怪石嶙峋的悬崖颤颤巍巍地攀援至x城的城门，从雄立的雉堞向下俯视，便可望见那个隶属于x城的港口，港口的木板和x城的历史一样久远，因此朽去了不少。临着水面的木架，带着白色的贝类残骸，参差不齐地向上萎缩，好似一个患病的人，坐在码头上，向着水面垂着自己长满湿疹的瘦腿。

港口的沙滩上矗着一座麻灰色的灯塔，这里是港口仅有的一片空地，面积不大，灯塔立在那就像一杆在花盆里枯死的植物。

至于灯塔为什么不建在高处的悬崖上，x城人是这么解释的:悬崖上是x城，x城的职能是审判，有且唯一，所以不允许将灯塔指引的任务摊派到它身上。出于相同原因，X城里没有商店，没有旅馆，没有酒店，没有医院，没有衙门，其他城市中看似必要的基础在这里被当做糟粕舍弃，X城的职能既然是审判，所以它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所有的这些都只是加重冲突的来源，x城的创始者们知道防微杜渐的重要性，从最初便避免了在x城内部不断地制造新的矛盾。失去了这些的x城，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将来的命运维系在x城的港口上。

港口平日里看不到一艘停泊的船，只有在月光明澈的夜晚，才有那么一艘运载着香料、黄金或者犯人的帆船悄然而至，每到这时，港口旁边木屋里的老人便急匆匆地迎出来，迈着蹒跚的步子，简单地同船长打了个知会，检查完帆船后，便点亮灯塔里的油灯，使其光芒照亮紧闭着的城门。城上的守卫见了，马上一级一级通知上去，直到接受指派的合适的人带着自己队伍赶下来，这一交互信息的仪式才算完结。队伍把货物押解回去，老人重新爬上灯塔将油灯熄灭，帆船在月光下离开。

当然，这样的说法也存在着少许纰漏，毕竟楚地人没有亲身经历过x城或x城的港口生活，所描述的难免和实际有出入。x城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清楚地记住，在于它独特的永恒，但没有哪一种生活是永恒的，它跟随着人，朝着无序的方向演化。

有时是船进的太隐秘了，老人没有听见；或者是老人睡着了，尽管这位尽职尽守的老人在满月时会多加注意，尽量使自己保持清醒的状态，可总有被困倦熬倒的时候，不管原因何种，总之这项多少年来例行的程序短暂的中止了，这些小小的意外时有发生，在老人愈显颓势后更是如此。

任何的变化都预示着新生，这是船长在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小镇时所想到的句子——那个小镇以超乎常人想象的速度变化，它在被战争反复摧毁的同时又在如战争般摧毁船长对于世界的认知。如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航行要比其他任何一种职业更加依赖于经验和记忆，假若记忆不足以适应周遭的变化，那么即算是最顶尖的水手也会在漫长的旅行中迷失，而人类与生俱来的记忆方式则注定记忆的形成具有相当长的周期。这个可怜的小镇不知道自己触及了人类的盲区，因此它成为了船长和君王的迷失之地，二者的痛苦都在于此，只不过前者会因为懦弱而逃离，后者会因为怀疑这个小镇是个未被自己征服的新地而付之武力，永无休止地陷入到战争的泥潭当中。

自从船长想到了这个句子，便再也不能忘记，现在他又想到了——曾有位诗人告诉过他类似的诗句，船长当时只是嗤之以鼻。

船长估算着下一任港口管理者到来的时间，隐隐地也觉得自己老了，手臂的肌肉连着皮肤松弛下来，这是他看得到的，至于头上的鬓发发白到了何种程度，船长不敢去想象，他也无需去问别人，内中的道理同镜子不能带上船的禁令的理由相似，在船上意识到时间的流逝是件相当可怕的事。

船长立在船头，手持着一个白瓷碗，细细的抿着，碗里盛着颜色酽黄的混浊液体，那是烈酒和浓茶的混合物，散发着奇妙的香气。请不要对此感到奇怪，所有的乌托邦或者惊异都只是由于孤陋寡闻。高原地区的人们为了防寒保暖，结合酥油和茶叶的优点，将二者一起煮沸制成热汤。而在海上航行，既需要沉酣的忘却，不然就会在旅途中迷失；也需要足够的清醒，不然就会在航程里丧生。所以，酒和茶二者缺一不可，人总是需要心灵和身体的同时健全。

船长在等待，船上的船员也在等待，这帮粗鲁的船员，个个都是暴躁的秉性，野话、女人和烈酒都是他们发泄的途径，但依旧不能完全消耗他们的精力，想要他们安静一会，也就只能将他们捆起来，把嘴用浸满麻药的布堵住。这是平常的场景，可他们现在都安静温驯的如老牛，各自寻一地方坐下了。

船长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在狂暴的风浪间他也不曾悲观。有次大船在海里侧翻，船上运载的牲畜落了水，在溺水的边缘挣扎着，发出摄人心魄的哀嚎，他想到过死，却是以豪迈的勇气笑看，置于忧苦之外，风浪越是凶煞，他就越是有怒火，以亡命之徒的疯癫与无畏相抵抗。但现在实在过于寂寞，无事可做，所以一点点小的事都能想到很远处。

船长不清楚什么时候老人能够醒来，如果等到天明，帆船就必须返航，直至下个满月再来。

所有的事物都在寂静中小心翼翼地继续着平和的呼吸，或沉睡，或假寐，唯独港口上的木板不合时宜地吱呀响动，声音之刺耳，堪比夜半的凶鸟叫，不过不是活物的缘故，更加的凄惨阴森。不见有风，在四处流注的月光与黑黝黝的底色间，海面平静如雾縠。然而老人的木头房子被莫名的力驱使着，微微地颤动呻吟，木床也是，老人的骨头也是，全都在附和港口的木板吱吱呀呀地叫，老人似乎习惯了，还未被这诡异的声色吵醒。

慑于x城的夜色，船长不敢发出其他任何的声响，只好僭越这儿的规章，踏上了港口的土地。

他刚跃下跳板，脚底震颤的麻意便打在了他的腰间，那是他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厚重的内脏缀系在骨头所撑开的空室，他的骨头毫无规律地相互磕碰摩擦，发出了吱呀的叫人听见腮帮酸麻的声响。他确实老了，如此一想，他便好奇起老人的日常来，船长按着港口的老人经常做的那样，回首望向大船，看着它高高的船舷遮挡住一线月光，从而泛出黑色的流影。水手们全在甲板上躺下了，不见一个人活动的踪迹，船长慢慢地走着，时不时扭头看去，仿佛自己刚从一片虚无走向真实。

那也是他第一次遥望满月。满月时潮涨了，大海要比平日快活，他也是，过去的无数个日子里，他都在船舱里酗酒，快活得全身无力，他和船员们唱着歌，唱得心里的浪花也澎湃得快活。但这一次，是他真正望向满月的时候。

他没有吵醒老人，独自爬上了灯塔，熟练地点燃了油灯，把光照在了x城的城墙上。一阵骚乱后，x城的队伍来到了港口，又是一阵骚乱，x城的队伍押解着货物攀上崖去了。船长等待着这一切结束，独自把油灯吹灭了。这时太阳已经升起，煜煜金光闪耀于天穹，在浪花中爆炸，船长觉着有点刺眼，手搭凉棚，把月夜里没有注意到的东西都逐渐看清楚了。悬崖下的礁石，碎在礁石上的浪，悬崖上的树，崖与树，与浪，与天之间的飞鸟。他觉得自己轻松了不少，活过的年岁不像从前那样沉重，反倒从心头漂浮出去，现在眼前了。他甚至忆起自己还是胎儿时期蜷缩起来的朦胧，以及被温暖包裹住的舒适，他的身子不自觉地微微弯曲，似乎还能触碰并重拾这一切。他记起自己的恐惧，记起出生时由熟悉的黑暗到陌生的光明，自己被吓哭了的样子……突然，他意识到，帆船早就离港了。

他目不旁瞬地望着帆船远去，心里什么都没想，平和而空白。帆船开始时是团黑影，后来越来越小，越来越明亮，到最后又和太阳融为一体，成为了太阳。

港口依旧平静，看不到一艘停泊的船，只有月光明澈的夜晚，才会悄然而至。

X城是属于白天的，夜晚细节的模糊不足以展示它的恢宏壮阔，当它的全貌同灿烂的阳光结合后，象征着永恒的伟大才会一览无遗，震颤着的钟声从城中传来，人们自感到渺小，不由得为其威严所臣服。

X城的城郊堆杂着长满绿苔的石头，那是x城荒古的遗址，破旧了的过往被遗弃在古代文字的石板和石刻的壁画中。星象台和奴隶的房屋一起倒塌，在不断混合的过程中腐败。干涸了的泉眼和复杂的排水管道错综密布，环绕蓄着雨水的低洼处，长年累月，积塞成湖。到雨季时分，便破裂出洪水的长龙，翻带出湖底的金石玉器，往x城席卷而去。哪怕是响雷的天气，X城的人也可以清晰地听到金石玉器撞在墙上碎掉的沉闷响声。城墙上的卫士早在洪水到来之前就全都撤下了，没有人能够忍受得了城墙受到撞击时所引发的震动，但没有人敢去抱怨，从某种意义上考虑，事实上x城的人们也是这么想的，这不同寻常的方式或许是祖先与现在的对话，人们躺在床上，屏息倾听这日夜连绵的响动，像是在做一类庄重的仪式，新近丧失亲人的人们尤其如此，尽管每日被吵得睡不着，但他们还是坚持声称死者曾托梦于自己，倍感骄傲的同时不忘向他人表达自己对死者的溢美之词。

这种隆重的景观可以持续一周之久，直到骤雨已息，晴空霁日的时候，洪流的余威仍不曾削减，它所迸发的水花绘出了能够笼罩住x城的巨大彩虹。

这是x城因时间流逝而腐朽了的轮廓，越过城墙往中心去，事物愈发清晰起来，可见到切削磨平的青石、大理石所建造的街道屋子，间或混杂着金银作为装饰，越往中心去，黄金的成分便越多，直到x城的中心，已经几近纯粹到全是黄金的程度。传说X城是七彩之城，它由黛绿过渡到金黄，这便是这座城市发展的更迭史。

在x城，广为流传着一句古老的双关谚语:当你始终面向圣地时，神会指引着你去攀登。圣地指的是x城的中心，这句话从侧面反应了x城的地势，即外围低，中心高，且坡度堪称完美的匀称，不存在一处特别凹凸的缺陷。但X城的立城者们没有想到，在若干年后，立城时希望始终仰望圣地的本意被残酷的现实抹去了。

X城居民的确很好地保持了他们的虔诚，历来没有建筑高过x城的中心，甚至没有建筑遮拦住中心的底部，x城的中心始终是全城的制高点。发生变化的是那些通往中心的道路，而整个的起因仅仅是x城房屋的随意设计，我们不能指摘X城居民的无心之举，毕竟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虽然x城的主要道路完全按照精确的几何模型建设，由中心辐射至圆形的外围，再按着外围的样式一圈圈荡回中心，但x城胡乱搭建的连墙接柱的房屋迫使为之服务的道路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原本平整的路段开始扭曲起伏，以防将某户的门口掩埋或是悬空。生活的经验又反过来使得人们重新审视起这句古老的谚语，人们明晰地意识到，在仰望圣地的时候，自己很有可能处在往下走的路段上，放眼全程，下坡路甚至比上坡路还要多。至于谚语中的“攀登”是否另有他意，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X城到处皆是形状怪异的房屋，如同荒野的荆草，成堆的野蛮生长，这就意味着x城的小巷更加荒谬，它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和它交错的道路仿佛不是为了通往某处而存在，与之相反，是为了让人在永无止境的迷失中徘徊。过于复杂的不确定性带来了独属于人类的烦恼，毕竟飞禽走兽们大可不必去遵守既定的规则，而人们则必须遵守规则，即使在没有规则的事物面前。试着描绘过x城地图的楚地人是如此，身处x城的x城人更是如此。一方面x城人喜爱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便捷的小道，譬如穿过一个洞，那可能是一户人家的地基，不过这也无妨，因为再向上或者向下拐去，就可到自己的家。如果走主要的大路，通常会比走小道多耗费数倍的时间。一方面x城人又惊恐于自我的迷失，只能在离家不远的周边活动，若想再往远去，就要沿着大路一路走下去，稍稍不留心触碰到不熟悉的小巷，结果可能会是永远的陷入其中。你当然可以找熟悉此地的人们问路，由于道路复杂到不可描述，所谓的“问”丝毫不起作用，所以x城的问路几近等同于带路。不过稍稍理性一点的成年人都应当知晓人情种种的脆弱——经常麻烦陌生人不大体面。况且假若人人皆不自律，胡乱跑丢，需得同等数量的人带路的话，那么x城会以惊人的速度混乱。因此，墨守成规不仅仅是当前的教训，也是为了未来所作的考量。这也可以解释X城的街道分片区管理为什么不是人们刻意为之，而恰恰是自然形成的后果，x城作为一个整体，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分裂许多个共称为x城的小块。

X城是审判之城，可X城并不审判那些穷凶恶极之人，他们的罪孽是确定的，不需要押解到x城，凡是神智清晰的富有正义感的群众都足以将他定罪。X城审判的是那些善恶不那么分明，具有隐恶的人。这类在别处不能做到的审判，x城却能以一丝不苟地揽过来进行精准的厘定，剥离犯人的善，使他为自己的恶羞愧负罪。

纵观x城全貌，向着奢华堂皇的圣地望去，若目光还未被那群闪着耀眼光泽的建筑所晕眩，便不难找出其中最为宏大的建筑。它的底端落于山巅，它的顶部匿于茫茫云物，黄金为墙，为柱，宝石为纹，为路，银铃作入凡的羽盖执于一角，玉带作升天的河流环绕其身，周边的黄金大殿众星拱月，四散而集的黄金大道直达殿阶。x城的灵魂在此盘桓，独属于x城的审判厅赋予了x城存在的意义。

那是一座金灿灿的完美无瑕的审判厅，无坐席，无通道，空无一人，却又人声鼎沸。颂咏千年的至高的道义被镌刻在金箔上，高挂于厅内的穹顶，闪耀夺目，如同太阳，象征神谕。这是昨晚刚刚制作出来的精品，由上千名工匠共同完成，今早才运到这里，替换掉前日的那些，以保证圣洁的光明永不黯淡。而前日的金箔，将会回炉重铸。可以预想的是，今天的审判过后，由另外数千名工匠制作的最新的金箔便已做好，到了明天，厅内又会换上新的金箔，就像过去日复一日所做的那样。

正如先知所说，这是必要，而且不容置疑的举措，因为承载道义的东西太容易腐朽。从城市建立伊始，人们便想过无数种保存永久的方式，从树枝到贝壳，再到铁和金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革新材料去试验，却只得到令人不安的结论——目前，仅就目前而言，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永恒。这种出于一次次失败后的低落很快引起了人们对于永恒的怀疑以及对毁灭消散的惶遽，审判是x城立城之基，而道义又是审判的依据。为了防止人心溃散，伟大的先知找到了同样伟大的炼金术师，研究出了这一种伟大的方法，简单却比任何的先进复杂都要有效。这不仅仅是用反复的新生来杜绝消亡的可能，更是让道义永固，进一步的，能够耗尽人们本性中不可避免的缺陷，习惯于不断的循环，清除掉其他的可能——人类仅能围绕着概率论断，自欺着去探索成功，失败的偶然无法避免。反观成功，也只是近似的将其从偶然里剔除，在永恒面前，没有事物能够永恒。这是设计师们在审判厅时的辩词，和他们学术观点如出一辙，充满着无休止的辩证与自傲。尽管他们曾信誓旦旦地估算过一种材料的使用周期，并保证在使用周期内不会发生丁点问题，可苍白的现实告诉他们，意外总是比想的要多。

“公元零三年，刻有道义的龟甲遭雷击受损，仓库龟甲亦然，审判无依据，故中止审判五年零一年……”

“公元三七五九年，刻有道义的银器变黑受污，铭文模糊不清，依例审判时审判错误，无罪释放，加以褒奖，成为闹剧，故处罚流放识字不清审判长若干……”

“公元一四九八三年，刻有道义的金箔发生断裂落入罪犯手中，罪犯不明就里，以为赏赐，致使哄堂大笑……”

历史上，这类事故曾数次发生，其中还不包括被刻意隐藏了的一部分，掌权者们明白，人们承受不了太多的现实。这无关愚弄欺骗，因为无论是谁，看见那些内部保存的绝密资料时，都会选择缄默。在x城漫长得甚至有些残酷的年月里，人类愈发的渺小，而其愚处愈发的可笑。就像除x城外，世间上其他土地所承载的那样，战争，饥荒，以及旱涝，无数绝望的人们在历史中死去，当后辈检视往事，看到先人的弱点与悲哀时，也会看到自己的弱点与悲哀，没有人能够忍受一次次的亲眼目睹，哪怕是从书中偶尔得来的遥远的感同身受。人类幸福堆积得永远没有苦难那么迅速，幸福会因嫉妒筑起高墙阻隔，而苦难则像是病毒，只需一个契机，便可传播肆虐，它朝着人们的弱点进攻，击溃个人的意志，只有忘却，近乎逃避的忘却，才使得恐惧被覆压在生活的底部。所以终究有一天，被瞒在暗处的事实会被所有人忘却，或是历史成为一个虚幻的故事。

金箔的使用及制作正是出于主观和客观的相互影响，延至今日，这一方法显然又成为x城的道义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被x城人视为道义的象征。

X城现有的金箔生产速度是一天一次翻新，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以后金箔的制作速度加快，那么金箔更换的次数可能就是一天两次乃至更多了。正是有了对永恒之城消亡的恐惧，促使着x城人们的生产不断进步。

审判厅内环布着金柱，全部都是镂空铸成，雕着精美无比的花纹图样，设计者以超凡的想象力完成了本该属于上帝的工作，他们巧妙的创造使得入射进来的阳光能盈满柱子，从而又往外发散开来，让它看上去像是在自然发光一般。审判厅内由此拥有了人类自己的太阳，它与天上的太阳一起同升同落，同明同暗。金柱上的图案在墙上投射出灵动的阴影，随着一天之内太阳的偏移，这些阴影跟着也会在墙壁上旋转，同时不断变化。

传说夜郎的使者曾向齐国国君进贡过一副画作，国君见后异常喜欢，将画挂在床头日日欣赏，乃至死后，也作为最珍贵的陪葬品，置于内棺中间。这幅画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将正方的画旋转，相同的线条给人的视觉呈现完全不同，依次可见到小孩，年轻女子，中年男子和老人。

但世人不知道的是，那位被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画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罪犯，因为侥幸，在x城的审判事故下逃出了x城。他的那副最有名的画作，也不过是看到审判厅金柱后，依凭着记忆效仿出的一点皮毛罢了。

审判厅的金柱共有六十根之多，以示天干地支，有的柱子投射出一条条的法令，有的柱子投射出行进的故事，有的柱子投射出春夏秋冬四季之景，有的柱子投射出喜怒哀乐之情。如此设计的初衷本是以法令威吓，以故事告诫，以时间流逝劝珍惜，以人情美好劝良知。可犯人们通常不能体会到这些，他们看到之后，只有痴呆般的惊诧可言，即算是有个别好心的审判长曾向犯人详细阐述过内中含义，也无济于事，向他说的任何话语都被忽略过去。如果让他稍稍清醒一点，罪犯又会立马俯首跪倒，不敢再起来偷瞄一眼——在宏大浩瀚面前，唯卑微而已。刚刚能够呆看，仅仅是因为大脑丧失了支配躯体的理智。

这曾经一度让审判难以为继，不过方法总归是有的，在与啼笑皆非的历史插曲的博弈中，审判发生着与之相适应的变异。

待提审的犯人从天而降，落到审判厅中间的舞台，他想要什么，需要什么，人们都会提供给他，要求只有一个，让他在舞台中间表演。所谓“表演”的范围十分宽泛，不管他做什么，或是什么都不做，或是发疯或是发呆，审判长们都会饶有兴致地观看，并时不时记下笔录。诚然，这一审判的过程是卓有成效的，记下的皆可成为研究的突破口，并将作为呈堂证供。

表演结束后，审判长们的脸从四周的黄金墙壁上浮现，戴着黄金的面具，围着黄金的羽衣，庄严的声音宕着如同黄金碰撞时低沉微小的回响，他们的漆黑身躯留在了厅外——因为过于的肥胖庞大。

犯人照例会为自己辩述，以期证明自己和他人没有什么两样，自己也不曾犯下过什么罪过。

“是的，你不曾犯罪，可是你站到了这里，你就必须接受审判。”

首先宣读的是正义宣言:我们审判，我们要审判的是你的黑暗。